

流金岁月

■陈猛猛

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总有些事物如沉默的磐石，静静地躺在光阴的河床，任凭流水冲刷，却始终坚韧不拔。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，承载了无数故事与情感，成为心中永恒的风景。

在我养我的村庄，就有这样一道风景——老寨墙。它不仅是一道坚固的防线，更是心中一抹无法抹去的乡愁。老寨墙默默矗立在村庄边缘，宛如忠诚的守护神，静静地守护着村庄的土地，虽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倒。

那是由厚实的黄土堆砌而成的寨墙，高耸而坚实。流年的风霜在它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虽沟壑纵横，却从未动摇过它的根基。寨墙旁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树木葱茏，绿意盎然。每当微风吹过，树叶便“沙沙”作响，仿佛在与寨墙低语诉说着悠悠往事。

寨墙下有一条寨壕，面积不大，却长年有水。水清澈见底，宛如一面明镜，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四周景色。远远

望去，水环抱着林，林依偎着水，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丽的画卷。野花野草在寨墙上顽强生长，为这道古老的防线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

儿时，我喜欢在寨墙上往下奔跑，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快感。上初中后，我渐渐明白，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尽情玩耍的乐园，更是一处观察世界的绝佳之地。站在这里，我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的风貌，看到村民忙碌的身影，感受淳朴而真挚的乡村生活。

回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村里的孩子们总是喜欢聚集在寨墙周围追逐嬉戏，而女人们则三三两两地在寨壕边洗衣服，用棒槌将浸了洗衣粉的粗布床单和大人孩子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、棒槌的起落声在寨墙周围回荡，成为童年记忆中最动听的旋律。

每当夏天雨水充沛的时候，寨壕里便会积满清澈的水，村里的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跳进去。他们在水中尽情地打闹玩耍，连空气都充满了欢乐

气息。到了寒冷的冬天，水面上会结一层厚厚的冰，男孩子们便在冰面上打弹子、滚钢圈，享受着冬日里的独特乐趣，胆小的女孩子们则站在河边呐喊助威。那份热闹与纯真至今仍让我念念不忘。

“古墙斑驳诉沧桑，守护安宁岁月长。”老寨墙不仅是童年的乐园和回忆的载体，更是村庄历史的见证。新中国成立前兵荒马乱，为了保护村民的安全，先人们齐心协力加固了寨墙。它历经无数次战乱，始终守护着村民的安宁与幸福。如今，寨墙虽然失去了原本的防御功能，但那份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积淀却让它更加显得庄严和神圣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老寨墙见证了村庄里所有家庭的悲欢离合与世事变迁。记得有一年汛期，村里一位老太太搭在寨墙上的茅草屋因漏雨而摇摇欲坠，她的儿子和儿媳起初对此漠不关心，让人心生寒意。然而在良心的驱使下，夫妻二人最终将老母亲接回家中悉心照料。这份迟来的孝顺

让寨墙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温情与感动。老寨墙不仅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面，也教会了村民要懂得珍惜与感恩。

2017年6月，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我们村的人文故事。那些文字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心中关于寨墙的记忆之门。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寨墙的意义与价值所在——它不仅是一道坚固的防线，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，让后人从中汲取力量与智慧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。

如今，老寨墙附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座座二层小洋楼拔地而起，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与发展，老寨墙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每当我回到故乡站在寨墙上，看着熟悉的土地和那些忙碌的身影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“故土情深似海，寨墙巍峨映心中。”老寨墙，你是明亮的灯塔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。

我的文学之路

迟开的文学之花

■谢伟锋

我出生在农村，也许最早接触文学就是看连环画了吧。巴掌大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有时从朋友或同学那里借来的书第二天就要归还，于是不得不起点昂贵的煤油灯连夜奋战，于已而言虽已是弥足珍贵，却难解文学之渴。这一点文学之星火慢慢地在心中埋下了种子，至于它何时开花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后来上了高中，生平第一次走出了农村。五彩的世界让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我眼花缭乱。《小小说》《故事会》《小说月刊》，甚至梁晓声、莫言、陈忠实等大家的作品慢慢走进我的视野。那时缺少文学根基的我也仅仅是被故事吸引而已，作文尚且都写不好，更不要提文学作品了，但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似乎和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因此每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表扬的不是我的作文，而是因为将别人的作文修改得好。至此，我的文学之种子开始慢慢地发芽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富有哲理的诗句，我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顾城、海子、食指……这些诗人用简短有力、意蕴无穷的诗句再次俘获了我的心。于是，我深陷于诗歌的泥潭不能自拔，写了整整一本的小诗，投向了四面八方。虽始终杳无音信，但我没放弃。可后来高考的失利让我的文学之路似乎迷雾重重。我看不见光明，坐在断头路尽头感到了迷茫。也许真是读书写诗耽误了我的学习，我挥泪切

断了这根情丝。时间淡化了我的记忆，模糊了我的心，手中的笔锈迹斑斑，被遗弃在房间一隅。刚刚发芽的文学种子似乎被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了上面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总也顶不开，似乎要放弃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找了一份有关教学的工作。几年后女儿出生了。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，我们约定通过互相写信述说学习和生活情况。我想，这样既可以了解孩子的内心，又可以锻炼孩子的写作能力。也许是书读得多的原因，女儿的文字功底慢慢显露出来。机缘巧合之下，女儿的一篇文章被《漯河文学》刊登，兴奋之余我的文学梦被拉了回来，那条断了文学之路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。我又拿起遗忘在角落的笔，开始了我的创作。有一天，听同事说我的诗在《漯河日报》发表了，我惊喜不已。“文字变成铅字”那一朵小花开得虽迟但也终究散发出了它应有的馨香。后来诗歌《炊烟》等、散文《老家的烟花会》也相继发表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，那颗文学的种子慢慢地开出了越来越多的花朵。

路找到了，花开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也许就是披荆斩棘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。现在这条路虽然窄了点儿，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开得繁花似锦；花开的虽然迟了点儿，但扎根更深能散发出更幽更久的香气。我的文学之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渐渐清晰起来。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

诗风 词韵

【双双燕】  
人民卫士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

■陈 锋

死亡谷口，任胡子凝霜，帽衣飘冷。牦牛脊断，滑落泪珠喉哽。情系牛羊百姓。程三万、心装边境。描红祖国忠诚，地脉活成身影。

寻径。河流湍急，帕米尔高原，早铭神迹。无人机巡，醉美祖孙风景。爱子牺牲饮泣，刻鞭上，时时回忆。红其拉甫雄鹰，胸有党徽相映。

故乡（组诗）

■龙熠

故乡

从你的身体里出发  
我像一个走失的孩子  
已模糊了我懵懂时，你的样子  
只是每到深秋  
我总望着飘落的叶子  
发呆

炊烟

弯弯曲曲  
像绵长的小溪  
从故乡的屋顶飘出  
梦里梦外  
传来娘的呼唤  
发枯霜染的我，依然未走出  
不曾长大的童年

本版组稿：孙建磊 陈思盈

走进季节深处

■黄 鹤

休假的第一天下午，我到西城区的河边散步。

天空有点儿阴，空气似乎半凝滞，河边坐着不少钓鱼的人。因为刚下过雨，河堤上的草地微微有点润湿。这情形让平日搭帐篷的人没了踪影。四周除了风声，有鸟飞起时翅膀带起的响动，还有不知名的冬鸟鸣唱。这声音像一张网，网住了空旷。在这远离人群、车辆和楼宇的地方，心里很容易安静。空气里有河水特有的腥味。不时有鸟掠过水面，或回旋，或俯冲。有时候是两只鸟相伴，动作一致，距离恒定，在水面不远的地方划出相同的弧线，像在进行飞行表演。我在心里叫它们双飞燕。我想起《胭脂扣》里如花和十二少初相遇的一场戏文“你睇斜阳照住对双飞燕”，两人眼波传情，风华无限。

那个眉目如画的男子，他的电影、歌曲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浮生如梦，然而那个身影坍塌之后，所有人等不到《风再起时》。我最近刷小视频，刷到《东邪西毒》的片段，依然心有所动。有的台词当初听的时候只觉得有趣，等明白其中意味的时候，人生只剩下反复咀嚼的余味。当我知道山后面不过是另一座山，我丧失的不只是好奇，还有一往无前的勇气。

现在漫步在河边，心静如水，平淡亦满足。一种浅浅的喜悦在内心升腾，带着这种心情看待周遭事物，仿佛一切都变得可喜可爱。树上还有不少叶子，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就只剩下枝条。眼前的柳叶还正泛绿，随手摘下一枚，仿佛手指也沾染了鲜活。还有什么比这自然的钟灵秀

气更可喜更珍贵呢！想到金银首饰，那些我偶尔想要的东西，跟这自然的风物相比，哪有它们半分可爱。那些物件，只满足了我一时的虚荣，而在长久慰藉我精神世界的作用上，它们实在不如一枝花、一片叶更让我喜欢。

沿着河堤继续往前走，发现有一种草象芹菜的叶子，不过比芹菜叶大；有种叶子边缘呈锯齿形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时候书本上鲁班遇到的那种草。仿佛草里的珍珠，我在遍地绿草中发现几朵小花，紫色的小小的花瓣，柔弱又坚强地站在初冬的风中。一点点不显眼的紫，却是高像素的相机也无法完全还原出来的明亮，第一千次惊叹于造物的神奇，就在这小小的花瓣上。它孤独地开，不与群芳同列，也无意赶上热闹的季节，它不凭借位置获取人们的关注或喜爱，就这么天生天养，自生自灭。它伫立在这鲜少人注意的角落，听着河边的流水，和藏身在它身边的虫儿为伴，偶有飞过它头顶的鸟儿，也会和它打声招呼。这是属于它们的世界，一个丰富的王国。还有一种粉色的花，形状像蓝色的牵牛花，比起那倔强不打眠的小紫花，它就是中等人家娇生惯养的姑娘，身量长足，着粉色长裙，有些顾影自怜；还有一种比小紫花更小的黄花，花苞还未开放，像一粒小小的黄豆，不注意看几乎忽略了这草里的遗珠。

好了，现在就让这紫、粉、黄三色花儿，平分这旷野里无边的秋意，它们是这片天地的宠儿，它们仿佛错过了季节，在时光里悠悠地走着，一直走进季节的最深处。

由“乖”说开去……

■穆 丹

“乖，拿好你的小票。”收银员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抬头仔细打量这个喊我“乖”的女人。她体型微胖，身穿一件棉布白底碎花短袖，头发随意挽在脑后，眼神略显疲态，但不失柔和。看样子她最多大我十岁，却用“乖”称呼我。显然，这“乖”和我们平时叫自家孩子的“乖”是不同的。它只是一种较之“美女”更为友善亲切的称呼，是不带有感情色彩的。许久未听到这样的称呼，这个平凡善良的收银员让我不由得心生暖意。这久别的一声“乖”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十几年前——我的大学时代。

我大学所在的城市，做生意的女老板见到年轻的女顾客，总会喊对方“乖”。学

校食堂的胖阿姨，会亲切地问：“乖，吃啥？”服装店的老板娘，会满脸笑地说：“乖，相中了试试。”小卖部的服务员会热心地推荐：“乖，这个水果可甜了，要不你尝尝？”孤身在外，背井离乡，这一声声“乖”让我的乡愁汹涌泛滥，化为行动上的慷慨。很神奇，这种情况下常常忘了还价，或不不舍得还价，我就乖乖交出手中的钞票买了东西。毕竟，这个“乖”字，是曾经只有家中长辈对我满怀爱怜的称呼，柔软甜蜜。

在那个城市待得久了，我才发现“乖”的用途之广，包括但不局限于我这种看起来确实很乖的女孩。所购物品的质量和老板娘喊“乖”的“含糖量”并不成正比。若是因质量问题拿去调换，那个说出

蜜糖味儿“乖”的红唇里竟然能“喷射”出利刃一般的话锋，把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地小姑娘吓得落荒而逃。后来，听到那些精明的老板娘喊“乖”的时候，我 wouldn't 会不由得生出一种警惕，甚至多出一份疏远。似乎那声“乖”只是个糖衣炮弹，随时可能炸开弥漫出让人窒息的滚滚浓烟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网络客服会称呼顾客“亲亲”“宝宝”“亲”，这简直比曾经的“乖”更加肉麻。起初看到这样的称呼时，我并不觉得亲切，反倒会翻个白眼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们有那么熟吗？”后来渐渐习惯了这种千篇一律的爱称，它们无关情感，只是一种程序化的称呼。还好隔着手机屏幕，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会觉得尴尬。偶尔的，看到客服喊我亲黢黑



飞向夜空

汤青摄

听雨

■王 寒

已是深秋，天黑得早。昨日下午时，一抹斜阳挂在树梢，即将沉下去，头顶澄澈的天空里微带着些铅色。今早尚未起床，就听到窗外的雨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我一骨碌爬起来。妻子笑曰：“还没有见你周末这么早急起床呢。”“呵呵，去看看我们的菜地。”

小雨，细如发丝，在空中慵懒地飘着，柔柔附着发丝，轻轻湿润脸颊。菜地里，一垄一垄的菠菜、辣椒、蒜苗等在这潇潇细雨中陡然显得郁郁葱葱。

我很喜欢雨，尤其是细如发丝的小雨。站在菜地里，体会那细细的雨丝在空中随意飘洒，闭上眼睛，用心静静地去感受，一种浪漫情愫在心底悄然滋生，而思绪也随着雨水飞扬。

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，因为这雨，我与妻子、女儿没有出去，难得在家闲了一整天。点点滴滴的雨到夜色朦胧时变得细而绵密起来。对于雨，似乎每个人总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大概是憎过它也爱着它。但是，雨就是雨，它不会因你喜爱而来，也不会因你厌恶而去，就像今夜这场绵绵的秋雨，高兴了，它便来了，并不由得你。已近深夜，仍是细雨婆婆。雨潇潇，滴滴又点点，敲打着窗

棂，淋湿了我的心情。

拉开窗帘，打开一扇窗户，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，深深地陶醉在这迷蒙的雨色里，模糊了门前的那片荷塘，迷蒙了窗旁的茉莉，浸润了一颗寂寂依旧的心。能够静静地倚立在窗台前听“沥沥”的落雨声，那是一种情怀，是一种意境，是一种旁人难以察觉的柔美。听雨，听楼檐滴水，遥远的记忆掺和着现实的泥，雕塑的是未来的期许。听雨的意境非一般人能够领会，因为它需要的是放下，这样你才会走进一个如水般晶莹的世界。听雨，是一种心境，看淡人间百态，需要一份心灵的宁静。我不经意间拨弄汇集的雨水，似古琴奏曲，细闻窗外的“沙沙”树响，眸子里浮现出那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，悠长又寂寥的雨巷”的情影。

我们每天白天为生活、为人生、为感情奔忙，那些过往的岁月似乎也就淡忘了。只有在宁静的夜里，思绪平静了，心也静下来，记忆里的东西才能慢慢苏醒，才能找回一些让你感动与回忆的东西。

妻子在楼下打牌正酣不知几时能归，女儿已经在她的房间熟睡了，我和着键盘清脆的敲击声，听着的是窗外一片“沥沥”的天籁之声。

的、健硕的、胡子拉碴的先生“宝宝”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。

我曾在公共场所见一个老板训斥员工，每句话都以“亲爱的”作为开头，紧随其后的是苛责和居高临下的命令，这样的“亲爱的”早就没有了爱的成分。把富有杀伤力的语言用爱的称呼去伪装，用最温柔的语言说最恶毒的话，这样的言不由衷让人生厌。

朱生豪给宋清和写情书，称呼多达几十种。时过境迁，让我们惊艳的却还是那句“醒来觉得甚是爱你”。至于他称呼对方什么，似乎已不重要。他的深情，我们都记得。愿有一天，我们的行动能对得起心中的深情。若不能，就让语言保持应有的距离，给礼貌以栖身之地。